

中国十大名著

紅樓夢
中

『清』

曹雪芹 高鹗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

中国十大名著

红楼梦

〔清〕曹雪芹

〔清〕高鹗

(中)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第四十二回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

蘅芜君兰言解疑癖
潇湘子雅谑补馀音

第四十二回

话说贾母王夫人去后，姐妹们复进园来吃饭。那刘姥姥带着板儿，先来见凤姐儿说：“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。虽然住了两三天，日子却不多，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、没吃过的、没听见的都经验过了。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，连各房里的姑娘们，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。我这一回去没别的报答，惟有请些高香，天天给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你别喜欢。都是为你，老太太也叫风吹病了，躺着嚷不舒服；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了，在那里发热呢。”刘姥姥听了，忙叹道：“老太太有年纪了，不惯十分劳乏的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从来不象昨儿高兴。往常也进园子逛去，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。昨儿因为你还在这里，要叫都逛逛，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。大姐儿因为我找你去，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，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。”刘姥姥道：“姐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。比不得我们的孩子，一会走，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？一则风拍了也是有的；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祟书本子，仔细撞客着。”一语提醒了凤姐儿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来，叫彩明来念。彩明翻了一会子，念道：“八月二十五日病者，东南方得之，有缢死家亲女鬼作祟，又遇花神。用五色纸钱四十张，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果然不错，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！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。”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，着两个人来，一个与贾母送祟，一个与大姐儿送祟，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。

凤姐儿笑道：“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历的多。我们大姐儿时常肯病，也不知是什么原故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也有的。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，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屈。再他小人儿家，过于尊贵

了也禁不起。以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。”凤姐儿道：“也是有的。我想起，他还没个名字，你就给他起个名字，借借你的寿；二则你们是庄稼人，不怕你恼，到底贫苦些，你们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。”刘姥姥听说，便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不知他是几时养的？”凤姐儿道：“正是养的日子不好呢：可巧是七月初七日。”刘姥姥忙笑道：“这个正好，就叫做巧姐儿好。这个叫做‘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’的法子。姑奶奶定依我这个名字，必然长命百岁。日后大了，各人成家立业，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必然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都从这‘巧’字儿来。”

凤姐儿听了，自是欢喜，忙谢道：“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。”说着，叫平儿来吩咐道：“明儿咱们的事，恐怕不得闲儿，你这会子闲着，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，他明儿一早就走的便宜了。”刘姥姥道：“不敢多破费了。已经遭扰了几天，又拿着走，越发心里不安了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，不过随常的东西。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带了去，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，也是上城一趟。”说着，只见平儿走来说：“姥姥过这边瞧瞧。”

刘姥姥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。平儿一一的拿给他瞧着，又说道：“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，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。这是两个茧绸，做袄儿裙子都好。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裳穿。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小饽饽儿，也有你吃过的，也有没吃过的，拿去摆碟子请人，比买的强些。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果子的，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，熬粥是难得的；这一条里头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。这一包是八两银子。这都是我们奶奶的。这两包每包五十两，共是一百两，是太太给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个小本买卖，或者置几亩地，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。”说着又悄悄笑道：“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，还有四块包头，一包绒线，可是我送姥姥的。那衣裳虽是旧的，我也没大很穿，你要弃嫌，我就不敢说了。”

平儿说一样，刘姥姥念一句佛，已经念了几千佛了，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，又如此谦逊，忙笑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？这样好东西我还弃嫌！我就有银子，没处买这样的去呢。只是我怪臊的，收了不好，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别说外话，咱们都是自己，我才这么着。你放心收了罢，我还和你你要东西呢。到年下，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、扁豆、茄子干子、葫芦条

儿，各样干菜带些来——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——就算了，别的一概不要，别罔费了心。”刘姥姥千恩万谢的答应了。平儿道：“你只管睡你的去，我替你收拾妥当了，就放在这里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，不用你费一点心儿。”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，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，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。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。因贾母欠安，众人都过来请安，出去传请大夫。一时婆子回：“大夫来了。”老嬷嬷请贾母进幔子去坐，贾母道：“我也老了，那里养不出那阿物儿来，还怕他不成，不用放慢子，就这样瞧罢。”众婆子听了，便拿过一张小桌子来，放下一个小枕头，便命人请。

一时只见贾珍、贾琏、贾蓉三个人，将王太医领来。王太医不敢走甬路，只走旁阶，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。早有兩個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，两个婆子在前导引进去，又见宝玉迎接出来。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儿的羊皮褂子，端坐在榻上。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，都拿着蝇刷漱盂等物，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。碧纱厨后，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着红着绿、戴宝插金的人，王太医也不敢抬头，忙上来请了安。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，便知是御医了，含笑问：“供奉好？”因问贾珍：“这位供奉贵姓？”贾珍等忙回：“姓王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效，好脉息。”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，因说：“那是晚生家叔祖。”贾母听了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也算是世交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头上。嬷嬷端着一张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，略偏些。王太医便盘着一条腿儿坐下，歪着头诊了半日，又诊了那只手，忙欠身低头退出。贾母笑说：“劳动了。珍哥让出去，好生看茶。”

贾珍、贾琏等忙答应了几个“是”，复领王太医到外书房中。王太医说：“太夫人并无别症，偶感了些风寒，其实不用吃药，不过略清淡些，常暖着点儿就好了。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，若老人家爱吃，便按方煎一剂吃；若懒怠吃，也就罢了。”说着，吃茶，写了方子。刚要告辞，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出来，笑说：“王老爷也瞧瞧我们。”王太医听说，忙起身就奶子怀中，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，右手诊了一诊，又摸了一摸头，又叫伸出舌头来瞧，笑道：“我要说了姐儿该骂我了，只要清清爽爽的饿两顿就好了。不必吃煎药，我送点丸药来，临睡用姜汤研开吃下去就好了。”说毕，告辞而去。

贾珍等拿了药方来回明贾母原故，将药方放在案上出去，不在

话下。这里王夫人和李纨、凤姐儿、宝钗姐妹等，见大夫出去，方从厨后出来。王夫人略坐一坐，也回房去了。刘姥姥见无事，方上来和贾母告辞。贾母说：“闲了再来。”又命鸳鸯来：“好生打发刘姥姥出去。我身上不好，不能送你。”刘姥姥道了谢，又作辞，方同鸳鸯出来。到了下房，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：“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裳，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。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，收着也可惜，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，昨日叫我拿出两套来送你带了去，或送人，或自己家里穿罢。这盒子里头是你果的面果子。这包儿里头是你前儿说的药，梅花点舌丹也有，紫金锭也有，活络丹也有，催生保命丹也有，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，总包在里头了。这是两个荷包，带着玩罢。”说着，又抽开系子，掏出两个“笔锭如意”的镏子来给他瞧，又笑道：“荷包你拿去，这个留下给我罢。”刘姥姥已喜出望外，早又念了几千佛，听鸳鸯如此说，便忙说道：“姑娘只管留下罢。”鸳鸯见他信以为真，笑着仍给他装上，说道：“哄你玩呢，我有好些呢。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罢。”说着，只见一个小丫头拿着个成窑钟子来，递给刘姥姥，说：“这是宝二爷给你的。”刘姥姥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。我那一世修来的，今儿这样。”说着便接过来。鸳鸯道：“前儿我叫你洗澡，换的衣裳是我的，你不弃嫌，我还有几件也送你罢。”刘姥姥又忙道谢。鸳鸯果然又拿出几件来，给他包好。刘姥姥又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王夫人等去，鸳鸯道：“不用去了。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，回来我替你说罢。闲了再来。”又命了一个老婆子，吩咐他：“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，帮着姥姥拿了东西送去。”婆子答应了，又和刘姥姥到了凤姐儿那边，一并拿了东西，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出去，直送刘姥姥上车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，又往贾母处问安，回园至分路之处，宝钗便叫黛玉道：“颦儿跟我来，有一句话问你。”黛玉便笑着跟了来至蘅芜院中。进了房，宝钗便坐下，笑道：“你还不给我跪下，我要审你呢。”黛玉不解何故，因笑道：“你瞧宝丫头疯了！审我什么？”宝钗冷笑道：“好个千金小姐，好个不出屋门的女孩儿！满嘴里说的是什么？你只实说罢。”黛玉不解，只管发笑，心里也不免疑惑，口里只说：“我何曾说什么？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咧。你倒说出来我听听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还装憨儿呢。昨儿行酒令儿，你说的是什么？我竟不知是那里来的。”黛玉一想，方想起昨儿失于

检点，那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说了两句，不觉红了脸，便上来搂着宝钗笑道：“好姐姐，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。你教给我，再不说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听你说的怪好的，所以请教你。”黛玉道：“好姐姐！你别说给别人，我再不说了。”宝钗见他羞的满脸飞红，满口央告，便不肯再往下问，因拉他坐下吃茶，款款的告诉他说：“你当我是谁，我也是个淘气的。从小儿七八岁上，也够个人缠的。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，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。先时人口多，姐妹弟兄也在一处，都怕看正经书。弟兄们也有爱诗的，也有爱词的，诸如这些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，无所不有。他们背着我们偷看，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。后来大人知道了，打的打，骂的骂，烧的烧，丢开了。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。男人们读书不明理，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，何况你我？连做诗写字等事，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，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。男人们读书明理，辅国治民，这才是好。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，读了书，倒更坏了。这并不是书误了他，可惜他把书糟塌了，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，倒没有什么大害处。至于你我，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。偏又认得几个字。既认得了字，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，最怕见些杂书，移了性情，就不可救了。”一席话，说的黛玉垂头吃茶，心下暗服，只有答应“是”的一字。忽见素云进来说：“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。二姑娘、三姑娘、四姑娘、史姑娘、宝二爷，都等着呢。”宝钗说：“又是什么事？”黛玉道：“咱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”说着，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，果见众人都在那里。

李纨见了他两个，笑道：“社还没起，就有脱滑儿的了，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，又叫他画什么园子图儿，惹的他乐得告假了。”探春笑道：“也别怪老太太，都是刘姥姥一句话。”黛玉忙笑接道：“可是呢，都是他一句话。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？直叫他是个‘母蝗虫’就是了。”说着，大家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：“世上的话，到了二嫂子嘴里也就尽了，幸而二嫂子不认得字，不大通，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儿。更有颦儿这促狭嘴，他用《春秋》的法子，把市俗粗话撮其要，删其繁，再加润色，比方出来，一句是一句。这‘母蝗虫’三字，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画出来了。亏他想的倒也快！”众人听了，都笑道：“你这一注解，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了。”李纨道：“我请你们大家商议，给

他多少日子的假？我给了他一个月的假，他嫌少，你们怎么说？”黛玉道：“论理，一年也不多，这园子盖就盖了一年，如今要画，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。又要研墨，又要蘸笔，又要铺纸，又要着颜色，又要……”刚说到这里，黛玉也自己掌不住笑道：“又要照着样儿慢慢的画，可不得二年的工夫！”众人听了，都拍手笑个不住。宝钗笑道：“有趣，最妙落后一句是‘慢慢的画’。他可不画去，怎么就有了呢，所以昨儿那些笑活儿虽然可笑，回想是没趣的。你们细想，颦儿这几句话虽没什么，回想却有滋味。我倒笑的动不得了。”惜春道：“都是宝姐姐赞的他越发逞强，这会子又拿我取笑儿。”黛玉忙拉他笑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还是单画这园子呢，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？”惜春道：“原是只画这园子。昨儿老太太又说单画园子，成了房样子了。叫连人都画上，就象行乐图儿才好。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，又不会画人物，又不好驳回，正为这个为难呢。”黛玉道：“人物还容易，你草虫儿上不能？”李纨道：“你又说不通的话了。这上头那里又用草虫儿呢？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别的草虫儿罢了，昨儿的‘母蝗虫’不画上，岂不缺了典呢？”众人听了，都笑起来。黛玉一面笑的两只手捧着胸口，一面说道：“你快画罢，我连题跋都有了，起了名字，就叫做《携蝗大嚼图》。”众人听了，越发哄然大笑的前仰后合。只听咕咚一声响，不知什么倒了，急忙看时，原来是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，那椅子原不曾放稳，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，他又不防，两下里错了筭，向东一歪，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。幸有板壁挡住，不曾落地。众人一见，越发笑个不住。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，起来，方渐渐止了笑。宝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儿，黛玉会意，便走至里间，将镜袱揭起。照了照，只见两鬓略松了些，忙开了李纨的妆奁，拿出抿子来，对镜抿了两抿，仍旧收拾好了，方出来指着李纨道：“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、教道理呢，你反招了我们来大玩大笑的！”李纨笑道：“你们听他这刁话，他领着头儿闹，引着人笑了，倒赖我的不是！真真恨的我……只保佑你明儿得一个利害婆婆，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、小姑子，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！”

黛玉早红了脸，拉着宝钗说：“咱们放他一年的假罢。”宝钗道：“我有一句公道话，你们听听。藕丫头虽会画，不过是几笔写意。如今画这园子，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，如何成画？这园子却是象画儿一般，山石树木，楼阁房屋，远近疏密，也不多，也

不少，恰恰的是这样。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，是必不能讨好的。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，该多该少，分主分宾，该添的要添，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，该露的要露，这一起了稿子，再端详斟酌，方成一幅图样。第二件，这些楼台房舍，是必要界划的。一点儿不留神，栏杆也歪了，柱子也塌了，门窗也倒竖过来，阶砌也离了缝，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，花盆放在帘子上来，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。第三，要安插人物，也要有疏密，有高低，衣褶裙带，指手足步，最是要紧，一笔不细，不是肿了手，就是瘸了脚，染脸撕发倒是小事。依我看来，竟难的很。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，一月的假也太少，竟给他半年的假；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。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，那就更误了事。为的是有不知道的，或难安插的，宝兄弟拿出去问问那会画的先生们，就容易了。”

宝玉听了，先喜的说：“这话极是，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极好，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，如今就问他们去。”宝钗道：“我说你是‘无事忙’，说了一声你就问他去，也等着商议定了再去。如今且说拿什么画？”宝玉道：“家里有雪浪纸，又大又托墨。”宝钗冷笑道：“我说你不中用，那雪浪纸写字、画写意画儿，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，托墨，禁得皴染。拿了画这个，又不托色，又难烘，画也不好，纸也可惜。我教给你一个法子，原先盖这园子就有一张细致图样，虽是画工描的，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。你和太太要出来，也比着那纸的大小，和凤姐姐要一块重绢，交给外边相公们，叫他照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，添了人物，就是了。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，并泥金泥银，也得他们配去。你们也得另拢上风炉子，预备化胶、出胶、洗笔。还得一个粉油大案，铺上毡子。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，笔也不全，都从新再弄一分儿才好。”惜春道：“我何曾有这些画器？不过随手的笔画画罢了。就是颜色，只有赭石、广花、藤黄、胭脂这四样。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的笔就完了。”宝钗道：“你何不早说。这些东西我却还有，只是你用不着，给你也白放着。如今我且替你收着，等你用着这个的时候我送你些。也只可留着画扇子，若画这大幅的，也就可惜了。今儿替你开个单子，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。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，我说着，宝兄弟写。”

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，原怕记不清白，要写了记着，听宝钗如此说，喜的提起笔来静听。宝钗说道：“头号排笔四支，二号排笔四支，三号排笔四支，大染四支，中染四支，小染四支，大南蟹

爪十支，小蟹爪十支，须眉十支，大着色二十支，小着色二十支，开面十支，柳条二十支，箭头朱四两，南赭四两，石黄四两，石膏四两，石绿四两，管黄四两，广花八两，铅粉十四匣，胭脂十二帖，大赤二百帖，青金二百帖，广匀胶四两，净矾四两。矾绢的胶矾在外，别管他们，只把绢交出去，叫他们矾去。这些颜色，咱们淘澄飞跌着，又玩了，又使了，包你一辈子都够使了。再要顶细绢笏四个，粗笏二个，担笔四支，大小乳钵四个，大粗碗二十个，五寸碟子十个，三寸粗白碟子二十个，风炉两个，沙锅大小四个，新磁缸二口，新水桶二只，一尺长白布口袋四个，浮炭二十斤，柳木炭一二斤，三屉木箱一个，实地纱一丈，生姜二两，酱半斤。”黛玉忙笑道：“铁锅一口，铁铲一个。”宝钗道：“这做什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，我替你要铁锅来，好炒颜色吃啊。”众人都笑起来。宝钗笑道：“颦儿你知道什么？那粗磁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，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在抹底子上烤过，一经了火是要炸的。”众人听说，都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，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：“你瞧瞧，画个画儿，又要起这些水缸箱子来。想必糊涂了，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。”探春听了，笑个不住，说道：“宝姐姐，你还不拧他的嘴？你问问他编派你的话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不用问，‘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’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走上来，把黛玉按在炕上，便要拧他的脸。黛玉笑着忙央告道：“好姐姐，饶了我罢！颦儿年纪小，只知说，不知道轻重，做姐姐的教导我。姐姐不饶我，我还求谁去呢？”众人不知话内有因，都笑道：“说的好可怜见儿的，连我们也软了，饶了他罢。”宝钗原是他玩，忽听他又拉扯上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，便不好再和他闹了，放起他来。黛玉笑道：“到底是姐姐，要是我，再不饶人的。”宝钗笑指他道：“怪不得老太太疼你，众人爱你，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。过来，我替你把头发笼笼罢。”黛玉果然转过身来，宝钗用手笼上去。宝玉在旁看着，只觉更好，不觉后悔不该令他抿上鬓去，也该留着，此时叫他替他抿上去。正自胡想，只见宝钗说道：“写完了，明儿回老太太去。若家里有的就罢，若没有的，就拿些钱去买来了，我帮着你们配。”宝玉忙收了单子。

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儿。至晚饭后又往贾母处来请安。贾母原没有大病，不过是劳乏了，兼着了些凉，温存了一日，又吃了一两剂药，发散了发散，至晚也就好了。不知次日又有何话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

闲取乐偶攒金庆寿
不了情暂撮土为香

第四十三回

话说王夫人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不过着了些风寒，不是什么大病，请医生吃了两剂药也就好了，命凤姐来，吩咐他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。正商议着，只见贾母打发人来叫，王夫人忙引着凤姐儿过来。王夫人又请问：“这会子可又觉大安些？”贾母道：“今日可大好了。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，我尝了一尝，倒有味儿，又吃了两块肉，心里很受用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，算他的孝心虔，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。”贾母点头笑道：“难为他想着。若是还有生的，再炸上两块，咸浸浸的，喝粥有味儿。那汤虽好，就只不对稀饭。”凤姐听了，连忙答应，命人到厨房传话。

这里贾母又向王夫人笑道：“我打发人找你来不为别的，初二日是凤丫头的生日。上两年我原想着替他做生日，偏到跟前又有事就混过去了。今年人又齐全，料着又没事，咱们大家好生乐一天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我也想着呢。既是老太太高兴，何不就商议定了？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想往年不拘谁做生日，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，这个也俗了，也觉太生分。今儿我出个新法子，又不生分，又可以取乐儿。”王夫人忙道：“老太太怎么想着好，就是怎么样行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，大家凑个分子，多少尽着这钱去办，你说好不好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个很好，但不知怎么个凑法儿？”贾母听说，一发高兴起来，忙遣人去请薛姨妈邢夫人等，又叫请姑娘们并宝玉，和那府里的尤氏和赖大家的，及有些头脸管事的媳妇也都叫了来。

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高兴，也都高兴，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，传的传。没顿饭工夫，老的少的，上的下的，乌压压挤了一

三二九

屋子。只薛姨妈和贾母对坐，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，宝钗姐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，宝玉坐在贾母怀前，底下满满的站了一地。贾母忙拿几张小杌子来，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嬷嬷坐了。贾府风俗，年高伏侍过父母的家人，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呢，所以尤氏凤姐等只管地下站着，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嬷嬷告了罪，都坐在小杌子上。

贾母笑着把方才一夕话说与众人听了，众人谁不凑这趣儿呢？再也和凤姐儿好，情愿这样的。也有怕凤姐儿，巴不得奉承他的。况且都是拿的出来的，所以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。贾母先道：“我出二十两。”薛姨妈笑道：“我随着老太太，也是二十两。”邢夫人王夫人笑道：“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，自然矮一等，每人十六两罢了。”尤氏李纨也笑道：“我们自然又矮一等，每人十二两罢。”贾母忙和李纨道：“你寡妇失业的，那里还拉你出这个钱，我替你出了罢。”凤姐忙笑道：“老太太别高兴，且算一算账再揽事。老太太身上已有两分呢。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两，说着高兴，一会子回想又心疼了，过后儿又说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。使个巧法子，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来暗里补上，我还做梦呢。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依你怎么样呢？”凤姐笑道：“生日没到，我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。我一个钱也不出，惊动这些人，实在不安，不如大嫂子这分我替他出了罢。我到那一日多吃些东西，就享了福了。”邢夫人等听了，都说很是，贾母方允了。凤姐儿又笑道：“我还有一句话呢。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，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两分子；姨妈自己二十两，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，这倒也公道。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两，自己又少，又不替人出，这有些不公平。老祖宗吃了亏！”贾母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到底是我的凤丫头向着我，这说的很是。要不是你，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老祖宗只把他哥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，一位占一个罢，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。”贾母忙说：“这很公道，就是这样。”赖大的母亲忙站起来笑道：“这可反了。我替二位太太生气！在那边是儿子媳妇，在这边是内侄女儿，倒不向着婆婆姑姑，倒向着别人。这儿媳妇倒成了陌路人，内侄女儿倒成了‘外’侄女儿了！”说的贾母和众人都大笑起来了。赖大的母亲因又问道：“少奶奶们十二两，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？”贾母听说，道：“这使不得。你们虽该矮一等，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，位虽低些，钱却比他们多。你们和他们

一例才使得。”众嬷嬷听了，连忙答应。贾母又道：“姑娘们不过应个景儿，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。”又回头叫鸳鸯来：“你们也凑几个人，商议凑了来。”鸳鸯答应着，去不多时，带了平儿、袭人、彩霞等，还有几个丫头来，也有二两的，也有一两的。贾母因问平儿：“你难道不替你主子过生日？还人在这里头？”平儿笑道：“我那个私自另外的有了，这是公中的，也该出一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这才是好孩子。”凤姐又笑道：“上下都全了，还有二位姨奶奶，他出不出也问一声儿。尽到他们是理，不然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。”贾母听说，忙说：“可是呢。怎么倒忘了他们？只怕他们不得闲儿，叫个丫头问问去。”说着，早有丫头去了。半日回来说道：“每位也出二两。”贾母喜欢道：“拿笔砚来算明，共计多少。”尤氏因悄悄的骂凤姐道：“我把你这没足够的小蹄子儿，这么些婆婆婶子凑银子给你过生日，你还不够，又拉上两个苦瓠子。”凤姐也悄悄的笑道：“你少胡说，一会子离了这里，我才和你算账。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？有了钱也是白填还别人，不如拘了来咱们乐。”

说着，早已合了，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零。贾母道：“一天戏酒用不了。”尤氏道：“既不请客，酒席又不多，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。头等，戏不用钱，省在这上头。”贾母道：“凤丫头说那一班好，就传那一班。”凤姐道：“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，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罢。”贾母道：“这件事我交给珍哥媳妇了。越发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儿，受用一日才算。”尤氏答应着。又说了一回话，都知贾母乏了，才渐渐的散出来。

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，因往凤姐房里来，商议怎么办生日的话。凤姐儿道：“你不用问我，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儿行事就完了。”尤氏笑道：“你这么个阿物儿，也忒行了大运了。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，原来单为这个。出了钱不算，还叫我操心，你怎么谢我？”凤姐笑道：“别扯臊，我又没叫你来，谢你什么？你怕操心，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，再派一个就是了。”尤氏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把他兴的这个样儿，我劝你收着些儿好，太满了就要流出来了。”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。

次日将银子送到宁国府来，尤氏方才起来梳洗，因问：“是谁送过来的？”丫头们回说：“林妈。”尤氏便命：“叫了他来。”丫头们走至下房，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。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，一面忙着梳洗，一面问他：“这一包银子共多少？”林之孝家的回说：“这

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，凑了送过来。老太太和太太们的还没有呢。”正说着，丫头们回说：“那府里的姨太太打发人送了分子来了。”尤氏笑骂道：“小蹄子们，专会记得这些没要紧的话。昨儿不过是老太太一时高兴，故意儿的学那小家子凑分子，你们就记得了，到了你们嘴里当正经话说。还不快接进来呢。”丫头们笑着忙接银子进来，一共两封，连宝钗、黛玉的都有了。尤氏问：“还少谁的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还少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们的，我们底下姑娘们的。”尤氏道：“还有你们大奶奶的呢？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奶奶过去，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，一共都有了。”

说着，尤氏梳洗了，命人伺候车辆。一时来至荣府，先来见凤姐。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，正要送去。尤氏问：“都齐了么？”凤姐笑道：“都有了，快拿去罢，丢了我不管。”尤氏笑道：“我有些信不及，倒要当面点一点。”说着，果然按数一点，只没有李纨的一份。尤氏笑道：“我说你闹鬼呢，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？”凤姐笑道：“那么些还不够，就短一分儿也罢了。等不够了我再找给你。”尤氏道：“昨儿你在人跟前做情，今儿又来和我赖，这我可不能依你。我只和老太太要去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看你利害，明儿有了事，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，你也别抱怨。”尤氏笑道：“只这一分儿不给也罢了，要不看你素日孝敬我，我本来依你么？”说着，把平儿的一份也拿出来，说道：“平儿来，把你的收了去，等不够了，我替你添上。”平儿会意，笑道：“奶奶先使着，若剩下了，再赏我一样。”尤氏笑道：“只许你主子作弊，就不许我作情吗？”平儿只得收了。尤氏又道：“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，弄这些钱，那里使去？使不了，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？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又往贾母处来。先请了安，大概说了两句话，便走到鸳鸯房中，和鸳鸯商议，只听鸳鸯的主意行事，何以讨贾母喜欢。二人计议妥当。尤氏临走时，也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他，说：“这还使不了呢。”说着，一径出来，又至王夫人跟前说了一回话，因王夫人进了佛堂，把彩云的一份也还了他。凤姐儿不在跟前，一时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。他两个还不敢收，尤氏道：“你们可怜见的，那里有这些闲钱。凤丫头便知道了，有我应着呢。”二人听说，千恩万谢的收了。

转眼已是九月初二日，园中人都打听得尤氏办得十分热闹，不但有戏，连要百戏并说书的女先儿全有，都打点着取乐玩耍。李纨

又向众姐妹道：“今儿是正经社日，可别忘了。宝玉也不来，想必他不知，又贪住什么玩意儿，把这事又忘了。”说着，便命丫头：“去瞧做什么呢？快请了来。”丫头去了半日，回说：“花大姐姐说，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。”众人听了都诧异，说：“再没有出门之理。这丫头糊涂！”因又命翠墨去。一时翠墨回来，说：“可不真出门了。说有个朋友死了，出去探丧去了。”探春道：“断然没有的事。凭他什么，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。你叫袭人来，我问他。”刚说着，只见袭人走来，李纨等都说道：“今儿凭他有什么事，也不该出门。头一件，你二奶奶的生日，老太太都这么高兴，两府上下都凑热闹儿，他倒走了？第二件，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，也不告假，就私自去了！”袭人叹道：“昨儿晚上就说了，今儿一早有要紧的事，到北静王府里去，就赶着回来。劝他别去，他必不依。今儿一早起来，又要素衣裳穿，想必是北静王府里要紧的什么人没了也未可知。”李纨等道：“若果如此也该去走走，只是也该回来了。”说着，大家又商议：“咱们只管作诗，等他来罚他。”刚说着，只见贾母打发人来请，便都往前头去了。袭人回明宝玉的事，贾母不乐，便命人接去。

原来宝玉心里有件心事，于头一日就吩咐焙茗：“明日一早出门，备两匹马在后门口等着，不用别人跟着。说给李贵，我往北府里去了，倘或要有人找我，叫他拦住不用找。只说北府里留下了，横竖就来的。”焙茗也摸不着头脑，只得依言说了，今儿一早果然备了两匹马，在园后门等着。天亮了，只见宝玉遍体纯素，从角门出来，一语不发跨上马，一弯腰顺着街就蹭下去了。焙茗也只得跨上马，加鞭赶上，在后面忙问：“往那里去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条路是往那里去的？”焙茗道：“这是出北门的大道。出去了冷清清，没有什么玩的。”宝玉听说点头道：“正要冷冷清清的地方。”说着，越发加了两鞭，那马早已转了两个弯子，出了城门。焙茗越发不得主意，只得紧紧的跟着。

一气跑了七八里路出来，人烟渐渐稀少。宝玉方勒住马，回头问焙茗道：“这里可有卖香的？”焙茗道：“香倒有，不知是那一样？”宝玉想到别的香不好，须得檀、芸、降三样。焙茗笑道：“这三样可难得。”宝玉为难。焙茗见他为难，因问道：“要香做什么使？我见二爷时常带的小荷包儿有散香，何不找找？”一句提醒了宝玉，便回手衣襟上挂着个荷包摸了一摸，竟有两星沉速，心内喜

欢：“只是不恭些。”再想：“自己亲身带的，倒比买的又好些。”于是又问炉炭，焙茗道：“这可罢了，荒郊野外，那里有？既用这些何不早说，带了来岂不便宜？”宝玉道：“糊涂东西，要可以带来了，又不这样没命的跑了。”焙茗想了半日，笑道：“我得了个主意，不知二爷心下如何。我想来二爷不止用这个，只怕还要用别的，这也不是事。如今我们索性往前再走二里，就是水仙庵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忙问：“水仙庵就在这里？更好了，我们就去。”说着就加鞭前行，一面回头向焙茗道：“这水仙庵的姑子长往咱们家去，这一去到那里和他借香炉使使，他自然是肯的。”焙茗道：“别说是咱们家的香火，就是平日不认识的庙里，和他借，他也不敢驳回。只是一件，我常见二爷是厌这水仙庵的，如何今儿又这样喜欢了？”宝玉道：“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，混盖庙。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，听见有个神，就盖起庙来供着，也不知那神是何人，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。比如这水仙庵里面，因供的是洛神，故名水仙庵。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，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，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。今儿却合我的心事，故借他一用。”

说着，早已来至门前。那老姑子见宝玉来了，事出意外，竟象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，忙上来问好，命老道来接马。宝玉进去，也不拜洛神之像，却只管赏鉴。虽是泥塑的，却真有那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”、“荷出渌波，日映朝霞”的姿态。宝玉不觉滴下泪来。老姑子献了茶，宝玉因和他借香炉烧香。那姑子去了半日，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。宝玉说道：“一概不用。”命焙茗捧着炉出至后园中，拣一块干净地方儿，竟拣不出。焙茗道：“那井台上如何？”宝玉点头。

一齐来至井台上，将炉放下，焙茗站过一旁。宝玉掏出香来焚上，含泪施了半礼，回身命收了去。焙茗答应，且不收，忙爬下磕了几个头，口内祝道：“我焙茗跟二爷这几年，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，只有今儿这一祭祀，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。只是受祭的阴魂，虽不知名姓，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、天上无双，极聪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。二爷的心事难出口，我替二爷祝赞你，你若灵有圣，我们二爷这样想着你，你也时常来望候望候二爷，未尝不可。你在阴间，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，和你们一处玩耍，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。”说毕又磕了几个头，才爬起来。

宝玉听他没说完，便掌不住笑了，因踢他道：“别胡说，看人听见笑话。”焙茗起来，收过香炉，和宝玉走着，因道：“我已经合姑子说了。二爷还没用饭，叫他收拾了些东西，二爷勉强吃些。我知道今儿里头大排筵宴，热闹非常，二爷为此才躲了来的。横竖在这里清静一天也就尽乐了，要不吃东西，断使不得。”宝玉道：“戏酒不吃，这随便的吃些也不妨。”焙茗道：“这才是。还有一说，咱们来了，必有人不放心。若没有人不放心，便晚些进城何妨？若有人不放心，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。第一老太太、太太也放了心，第二礼也尽了，不过这么着。就是家去听戏喝酒，也并不是爷有意，原是陪着父母尽个孝道儿。要单为这个，不顾老太太、太太悬心，就是才受祭的阴魂儿也不安哪。二爷想我这话怎么样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的意思我猜着了。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，回来你怕担不是，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。我才来了，不过为尽个礼，再去吃酒看戏，并没说一日不进城。这已经完了心愿，赶着进城，大家放心就是了。”焙茗道：“这更好。”说着二人来至禅堂，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好素菜。宝玉胡乱吃了些，焙茗也吃了。

二人便上马仍回旧路。焙茗在后面，只嘱咐：“二爷好生骑着。这马总没大骑，手提紧着些儿。”一面说着，早已进了城，仍从后门进去，忙忙来至怡红院中。袭人等都不在屋里，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，见他来了，都喜的眉开眼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可来了！没把姑娘急疯了呢。上头正坐席呢，二爷去罢。”宝玉听说，忙将素衣脱了，自己找了颜色吉服换上，便问道：“都在什么地方坐席呢？”老婆子们回道：“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呢。”

宝玉听了，一径往花厅上来，耳内早隐隐闻得箫管歌吹之声。刚到穿堂那边，只见玉钏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，一见宝玉来了，便长出了一口气，砸着嘴儿说道：“嗳！凤凰来了，快进去罢！再一会子不来，可就都反了。”宝玉赔笑道：“你猜我往那里去了？”玉钏儿把身一扭，也不理他，只管拭泪，宝玉只得快快的进去了。到了花厅上，见了贾母、王夫人等，众人真如得了“凤凰”一般。贾母先问道：“你往那里去了，这早晚才来？还不给你姐姐行礼去呢！”因笑着又向凤姐儿道：“你兄弟不知好歹，就有要紧的事，怎么也不说一声儿就私自跑了，这还了得。明儿再这样，等你老子回家，必告诉他打你。”凤姐儿笑道：“行礼倒是小事，宝兄弟明儿断不可不言语一声儿，也不传人跟着就出去。街上车马多，头一件叫